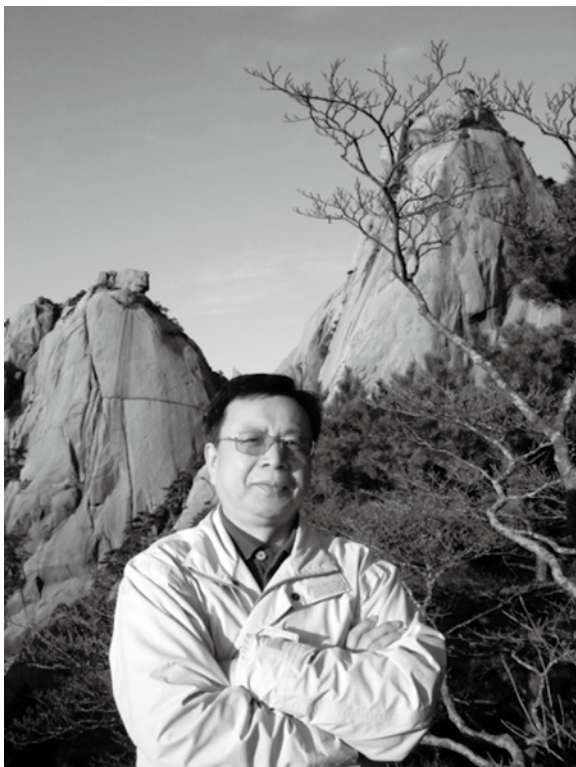


卸任感言

鄭伯燦*



總算結束學門召集人的日子，感覺上就像當兵數完饅頭一般，心想自己已經盡了「國民」應盡的義務，可以解甲歸田，享受正常的研究與教學生活了。沒想到卻又接到《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》執行編輯的來函說：「依慣例，請抒發卸任感言，敬請同意！」意思似乎是不得拒絕，喔，原來召集人卸任時，需要繳交兩份報告，而非一份。一份是三年計畫的期末報告，於三月繳交，這是我所知道的部分；另一份則是卸任感言報告，二月一日以前繳交，這是我所不知

道的部分。可是，計畫的期末報告容易撰寫，因為有不少資料，而且自己又走過一遭，記憶猶新。但是，卸任感言報告卻不知如何寫起？而且就我粗淺的瞭解，依慣例，除了有退休感言之外，還沒聽說過有什麼其它職位的卸任感言的，因為在漫長的職業生涯中，職位更迭其實是家常便飯，角色交替本就是極為平常的事。如果每一次都得交代一些隻言半語，則退休時一定足供編出一本卸任感言的專書。又何況卸任代表事情已經執行完畢，不管做好做

* 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特聘教授，國科會人文處前任心理學門召集人。



壞，對做事本身都已是駟馬難追，於事無補了。不過，執編倒也十分貼心，而提供了感言寫作的大綱，建議內容可以包括：任內執行工作的主要內容與成果、執行時遇到的困難與克服方法，以及給學門或新任召集人的建議。執編盛情難卻，而 360 度回饋中的自我檢核，或許也可以提供一些反思，所以我就從個人的組織行為學專業，漫談三年來擔任召集人的所見所聞，以及個人的一些淺見。

在就任召集人之際，我就明言，心理學門在過去前輩與承辦人的深耕易耨之下，是一個方向明確、蓬勃發展的學門，前輩都能本著學術至上的精神，很少有政治正確的情事涉入；同時，各分支領域之間，也都能彼此尊重，甚至主流可以包容新的流派，並提攜其成長，也因此，心理學門從最人文取向的後現代觀點的研究，到最實證取向的自然科學派典，都可以共存、兼容並蓄，並在穩定中逐漸成長。這三年的專題研究計畫的申請，也的確反映了這項事實。以專題研究計畫的申請而言，97 年的申請數為 271 件，98 年為 285 件，99 年為 296 件，每年都大約有 4%-5% 的成長率；核定率則是，97 年為 53.87%，98 年為 54.74%，99 年為 55.07%，也是緩慢成長；在申覆案方面，97 年為 15 件，98 年為 9 件，99 年為 6 件，則是呈現逐年緩慢下降的趨勢，表示審查制度越來越受到尊重，申請人越來越沒有異議。至於攸關未來人才培養的大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與研究創作方面，97 年為 88 件，98 年為 141 件，99 年為 162 件，也是呈現逐年成長的狀況。因此，心理學門研究人才的新陳代謝與未來人力的養成應該可以樂觀以對，不致有青黃不接的狀況。唯一值得注意的是，是否有些次級領域發展過快，人力過剩；而有些則過於緩慢，人力匱乏，而產生失衡的狀況？這方面可能需要定期進行人力預測與人力盤點的檢討，才能使學門有更健康與更全面的發展。

在規劃推動案方面，學門推動了三項專題計畫，第一項是台灣心理學門學術期刊評比，這是學門的既定計畫，目的是評估台灣現有的中文期刊的品質，以供投稿人參考，並使本地的學術交流平台更為精益求精。評估的期刊包括《中華心理學刊》、《中華心理衛生學刊》、《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》、《本土心理學研究》、《測驗學刊》等 12 本主要期刊，結果發現由於各期刊皆有不同的定位與特色，因此，彼此間應是互補重於競爭；不過，亦有一些期刊重複性較大，應可適度整合。第二項計畫是八八水災災後社會心理復健工作模式的建立，這是屬於適時提出的本地災難事件救急的政策性計畫。由於八八

水災導致小林村滅村，許多災民流離失守，除了需要加以安置之外，亦需從災難心理學的角度，提供心理復健。就此而言，台灣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後，已經累積了相當多的心理復健經驗，應該可以進行進一步的整合，並制定出標準作業流程（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, SOP），使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可以對台灣社會有更直接的貢獻。這種攸關於本地社會人民福祉的計畫，應該十分值得鼓勵，並使心理學對供應其研究養分的當地社會，做出更大的回饋。事實上，最好的研究應該是對社會有直接貢獻的研究，可惜這方面的表現無法從既有的評鑑指標中顯現出來。最後，是情緒標準刺激與反應常模的基礎研究，這是承接前一任召集人所規劃之心理學前瞻議題之探討的後續計畫，也是學門內自行推動的科際整合計畫，試圖結合神經心理學、社會心理學、發展心理學，以及臨床心理學等次級領域的專家，來探討華人的情緒。這種由上而下的跨領域整合研究計畫應是學門的第一次嘗試，如果能夠成功，應可促進跨學科與跨領域的合作，並促成未來跨功能學術研究團隊的建立。對當代的研究創新與問題解決而言，這種學術科際整合與跨學科研究團隊越來越重要，可惜，我們在這方面做得仍然極為不夠，尚有極大的成長空間。

在這三年內，有些事情令我印象極為深刻，亦頗值得深思。舉例來說，不少的計畫執行人都反應研究經費的運用與核銷，規定越來越多，也越來越需要努力學習。研究者必須要花更多時間去處理與研究無關的行政手續，而且要小心謹慎，以免觸法，甚至導致飯碗不保。這種興革據說是來自於審計單位的壓力，但是作為台灣最重要的研發部門與學術領航機構，國科會之行事似乎宜重在興利，而非防弊；重視開創而非守成。其次，最近的一個博士後研究人員不得兼任教學的指示，更限制了執行研究單位之人力運用的彈性，即使這是美事一樁，對所有關係人，包括研究機構、學生以及博士後研究員都有極大的好處。另外，像專題計畫審查人電腦化是由監察院諮詢委員所提出的，國科會非但未從其專業判斷是否可行，反而責成部分相關單位試辦。以上種種，雖然可能是基於國內大環境丕變，而使得國科會的研發功能與學術定位產生鬆動，並越來越由基金贊助單位轉變為科技官僚組織，也從以前的支持者角色逐漸轉變為指導者，而對研究執行單位與研究者有更多的管理與控制措施。這種向科技官僚功能傾斜的趨勢，坦白來說，並非是國科會最好的選項，不但會抑制台灣的創新能量，而且會損及過去在國科會的領航之下，加上所有研究人員的努力，好不容易才掙得的一點點創新成果。如



果政府在組織改造中，把國科會的角色定位為科技官僚與正式政府部會，則最令人難以放心的，還不是以上所談的管控機制而已，一旦政治確定進入國科會，那可就要對台灣的學術發展造成重大的傷害了。又何況，組織定位的改變涉及組織認定與組織文化的眾多問題，工程浩大，影響深遠，的確需要審慎思考，嚴肅以對。當全球各國都在鬆綁制度，尊重專業，大張旗鼓提升創新競爭力之際，我們卻反其道而行。想到這裡，雖然執編建議：「歡迎以感性筆調抒發卸任感言」，我就再也感性不起來了。

總之，三年歲月說長不長，說短不短，我最要感謝的還是承辦人林翠涓與楊瑞珠小姐，還有諸位複審委員，以及所有我知道與不知道的貴人，要不是她（他）們，這三年恐怕從第一天開始，我就在數饅頭了。